

古寨日麦村

◎阿戈青麦

这是一个古老的藏族村庄。村里有许多古树，古屋，古道以及古老的传统。

村子就从久远年代雨水冲刷而成的泥石流沟两侧山坡自然舒展在逶迤的群山中。镶嵌在山谷中的些许绿意点缀着白色藏房，清晨，桑烟袅绕，仿佛在诉说着寨子百年沧桑。日麦，意为是山脚下的村庄。

村里世居的是32户人家，房屋顺坡而建，古色古香。面朝东方向阳处。和金沙江沿岸的许许多多村落一样，寨子里的房屋一幢幢应和着田野四季更替，交错耸立在山坡上。因气候干燥少雨，房屋都是泥坯夯筑，土木结构。四面墙体用当地粘性很强的阿嘎土搅拌砌筑成约1米见厚的土墙，每层楼高3米左右。外墙通体涂白色，抵得了经年强烈紫外线照射。房屋内全由木材架构，一根根粗壮木柱子笔直顶高承重，和柱体粗细相当的梁木横陈柱顶，榫头铆固。檩木用的是均匀如碗口般直径的圆木，细密枕在主梁之上，梁檩横竖交错，环环相扣，力道均衡。地板和隔断也采用木制板材，满屋溢出木质香气。屋顶用土夯平，四周砌起半人高女儿墙，顶楼建有高约两尺的煨桑炉，清晨一家之主要在这里点燃柏丫诵经祈福。这些房屋都当地匠人靠代代相传的技艺，就地取材建造而成。一座座房屋就是历史的见证。

村里房屋底层用作畜禽圈，二楼、三楼住人。进门穿过不长的过道即是宽敞明亮的客厅(餐厅，多数人家在客厅中部靠东墙边置一火塘，支三脚铁架(通电后权当摆设)，沿火塘两边依次摆放桌凳，平常的喝茶吃饭或婚丧嫁娶时的宴请都会在客厅举行。藏房窗户较大，便于采光，从外观上看与整体建筑浑然一体。藏房冬暖夏凉，住起特别舒适。现在，每家搭建了银灰色双坡式铁皮屋顶，四面首尾相衔接，屋脊分水线流畅。修建一幢房屋，光准备木材就要好几个年头。有了砍伐指标，在崇山峻岭间要运输木材也是巨大的工程。待木材准备妥当，同时还要备好粮油，才能把建房提上日程。再等到了日子卜定，请好匠人，村中青壮年都会前来帮忙，这样，几个月后，房屋主体就能够竣工。

村中流水潺潺，一座座藏房就在耐旱的梨树、毛桃树、核桃树掩映下错落有致的分布。挂在树枝上的雪花梨泛出了金黄色。依偎在院中栏杆上，听得见忽低忽流水的声调和着微风拂过树叶沙沙的声响。田地里刚刚收割的玉米留下满地的高杆。村里还有一种在别处极为罕见的古老粮食作物，叫做稷，藏话读作“赤”，村民说，这种作物伴随了祖祖辈辈的生产生活，灾荒之年更是解决了全村老小的肚子问题，是祖先留下的“宝物”。现今，村里只有一些念旧的老人们会在自家的庭院里种上一些，仅有一份对过去的回忆。

从夏季牧场转场的牛羊赶在这个空隙纷纷涌向已收割完庄稼的田地边觅食。这些田地稍作间休后，过不了几周便要开始新一轮耕作。小春作物，该是由冬小麦登场的季节了。

在日麦村，吃的小麦、荞麦、玉米一直沿用水磨碾成面粉。招待客人或自用时，将面粉和水在木勺里搅匀，摊在火塘上烧热的石锅或平底炒锅上烘焙，饼易熟，稍一工夫，滋滋冒着热气的面饼就做成。还有酥油炖土鸡，麦子花花糖，奶饼包子，石锅煎蛋，滚烫石炆干松茸等等佳肴。村民对客人向来很热情，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村中路遇陌生人，都会主动招呼，甚至邀其到家中喝上一碗香浓的酥油茶。

村美，景好，人和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古老的村寨沐浴着阳光焕发出年轻的生机。



扫一扫
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

你的奔走是草坡的活力演饰，不仅仅是灌注了热血，还有超越世间的火焰。与身俱来的节奏，是勇气和力量的展示。空旷寥远的草原，目光的距离之外，你的身影却时隐时现，欢乐与幸福蕴藏在草丛间。蹄音的弹奏唤起沉睡草原的欢乐。

紫夫 文/图

甘 / 青 / 纪 / 行

西宁取“西陲安宁”之意，是古“丝绸之路”南路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有“西海锁钥”之称。西宁古称“湟中”，是一座具有2100多年历史的高原古城。

夜宿西宁

◎张建国

出了兰州城，径直奔向西宁。车过甘肃境内，从感觉上是一路在下坡，但兰州的海拔市区是1520米，西宁的海拔是2295米，换言之，这是我视觉上的错误。其实，车右的湟河就是从西宁附近的湟源流经此的，按此推理，应该是越走越高了。

天色越显阴霾，像是要下雨了，沿途的杨柳随风飘拂，湟河里的滚滚浊浪，欢快的相互追逐和击打着，一路向前。

一路西上西宁，感觉植被好了许多，沿途的庄稼和人家也多了不少。

抵达曹家堡机场时，一场小雨沙沙的撞击着疾驰的车窗。这让我从玉树、格尔木、德令哈、敦煌、武威，一路走来基本上40度左右的高温，加上沿途干渴得脚踏下就尘土飞扬一样的焦渴心灵滋润了不少。真正算来，此前在敦煌一段10来米长的路上飘洒了5、6粒雨之外，这场持续了十多分钟路程的雨算来就是我们此行西北所见的甘露了。曹家堡临雨，喜悦的心情伴随着细雨，润湿了我的心田：“如沙小雨敲窗急，大美青海苍茫际。曹家堡机场依稀，六十里风尘清新”。

沐浴过曹家堡喜雨后，怀着憧憬和期待

盼，在夜色掩映中我们进了西宁。

初进西宁，感觉就同先前听说的一样，破旧而杂乱。不过进入市中心后，感觉明显不一样了。晚饭后，已是9点过了，灯火阑珊的西宁城更展示出她的魅力。很累，加上要记录日记和洗衣物，也就放弃了夜逛西宁的念头。

午夜时分，万籁俱静，记录着当天的所行、所观、所感时，突然听见轻击窗户的“沙沙”声，原来是又下起了小雨，在这样瑞的细雨中，西宁市的夜色更平添了几多温馨和浪漫。

西宁市是青海省会，地处青藏高原河湟谷地南北两山对峙之间，属祁连山系，黄河支流湟水河自西向东贯穿市区，气候宜人，是消暑避暑胜地，有“中国夏都”之称。

西宁历史悠久。商周秦汉时期，河湟地区是古羌人聚居的中心地带。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将军在此设西平亭。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设西海郡。唐初(公元619年)建鄯州，成为青藏高原与中原的交通中转站。五代北宋时称青唐城，是吐蕃角厮罗的国都，成为东西商贸交通的都会，兴盛一时。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宋军

进入青唐城，改称西平州(取名西方安宁之意)，建陇右都护府。清雍正三年(1725年)改置西宁府，1914年裁西平府，设西宁道。1926年，撤销道，改为西宁行政区。设西宁行政长官。1946年西宁改

县为市，成为青海省省会。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仍作省会。

西宁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多民族聚集、多宗教并存。西宁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农业区与牧业区、汉文化与藏文化的三大结合部，是青藏高原人口唯一超过百万的中心城市，移民人口达100万之多，有汉、回、藏、土、蒙古、撒拉等34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54.36万人，占总人口25.55%。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五大宗教并存，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影响尤为深远。

西宁取“西陲安宁”之意，是古“丝绸之路”南路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有“西海锁钥”之称。西宁古称“湟中”，是一座具有2100多年历史的高原古城。

今天的西宁市为兰青铁路终点、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起点，依然是通往青藏高原腹地的交通要冲。西宁周围群山环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是天然的避暑胜地。西宁市名胜古迹众多，主要游览点有北山寺、东关清真大寺、马步芳宅邸等，湟中县的塔尔寺是藏传佛教圣地，著名的青海湖距西宁市151公里。

西宁是一座有着两千一百多年历史的高原古城，古称西平亭，曾是汉后将军赵充国屯田的地方、南京的都城、唐蕃古道的咽喉、丝绸南路的要道、青藏高原通向中原的门户、河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是一颗璀璨的“高原明珠”。

是吧。你也别跪在雪地，好冷的天呀，会冻坏你的腿的。起来吧，老兄弟，我们坐在一起叙叙旧。喂，过来，别怕呀！我活在世上时，善良得不忍心伤害一只小虫虫，我成了鬼也不会伤害谁呀！”

“老头人，是我害死了你。我怕迦有罪，今天就随你惩罚吧。”

“哈哈，怕迦老弟，你怎么说这样的话？你那是瞧不起老哥哥了。过来吧，坐在我身边来，陪我喝口酒。”

怕迦坐在他身旁。他感觉到老头人身上烘热，像是烧红的火炭。原来，鬼也有热的，他想。

“我很热，对吧。你就别怕成那样了，善良的鬼都是热的。来来，喝喝我酿的酒。”

老头人生前就是酿酒的能手，他酿的酒甜香醉人，开罐那天，酒的香味就在草地弥漫，常常把一些馋嘴的蜜蜂引来，绕着罐口不停的嗡嗡嗡嗡，像是采到一树好花。

怕迦接过老头人的酒袋子，灌了



堆转，然后扔一块石头再朝前走。他看着雪堆，苦笑了一声，说我绕着你转，你还能保佑我泽仁帕迦吗？给我一堆冻不死的火堆吗？

雪堆沉默不语，他嘴唇蠕动起来，绕着雪堆转了三圈，躁动不安的内心才平静下来。

他再一次坐下来时，看见对面立着一个白色的怪物。

“熊！”怕迦惊慌地抓起地上的枪。

这雪天呀，早有一些不安分冬眠的狗熊钻出洞来寻食。

那个白色的怪物却发出人的笑声，抖抖身子，抖掉了满身的白雪。他伸出一只苍老的手在火炭上烤着。

“怕迦老弟呀，这么快就把我忘了？”

怕迦伸长了脖子，又惊吓得跪在了地上。

“老头人，你是老头人……”

“哈哈，你是想说我是鬼吧？就算

自豪的。

我不在乎，哈哈……”

火焰也在狂笑，猛烈了很多。

可火焰就像苍老的人，精气发泄后便是疲软。最后的火焰在化为灰烬的柴堆里跳了跳，便软瘫在烧尽的火炭灰里。

怕迦在地上摸索，柴已经燃尽了，他啥也没摸到。火炭由金黄变成血红，又渐渐化为深蓝。一闪一闪的像是忧郁的眼睛。一种难言的苦痛涌上心头，传遍全身，冻得他浑身哆嗦起来。

“哈哈，”无边无际的雪原上，怕迦望着渐渐冷下来的篝火堆笑了。他觉得四周寒气逼人的雪壁也跟随他一起开心地狂笑。

“哈哈，我会死的，可我不在乎！我怕迦有儿子了，阿洼人会为我

楚了。

怕迦低下头，低声说：“是我给你喝的毒酒，我罪孽深重。”

“啊呀呀，我一激动，脸上就飘出蓝雾，吓着你了。哟呀呀，你有什么罪？你以为我老头人死了就不能辨别是非了吗？我心里的眼睛明着呢！你没有罪。你这个狐狸转世的家伙，是你救了这个灾难中的部落呀！你还阴着脸干啥呀？来，喝口酒吧。酒味甜舌辣心，也会烧掉你心里的烦恼。喝吧。”

老头人大口大口喝起来，酒珠从唇角滚下，滚进火里劈劈叭叭响。老头人的身子也在这响声里逐渐缩小，化作一片朦朦胧胧的白色烟雾。

怕迦抬起胀痛的脑袋，看见黑暗的天边有一点鲜亮的颜色在渐渐扩张，像暗黑天幕上开放的鲜花。

“老头人说得对，我没有罪！”

他牙齿一咬，心内压抑已久的黑暗也渐渐敞亮起来……

(未完待续)